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现实困境及推进策略^{*}

杨 果 胡晓燕 万凌霄

〔摘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新发展阶段，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需要准确把握乡村的时代特点，结合新趋势深刻剖析乡村人口结构、产业发展、数字化、集体经济、精神文明及治理模式的变化。针对劳动力短缺、产业融合瓶颈、数字鸿沟等现实困境，从把握建设适度超前性、增强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提升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丰富乡村精神文明及构建系统协同乡村治理体系等方面提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相应推进策略。

〔关键词〕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乡村振兴 现实困境 推进策略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70（2025）—04—0061（09）

〔作者〕杨 果 研究员 重庆社会科学院重庆城乡融合发展研究中心 重庆市 400020

胡晓燕 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市 100732

万凌霄 副研究员 重庆社会科学院农业农村研究所 重庆市 400020

DOI:10.26957/j.cnki.cn51-1029/f.20250724.001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这是继2005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13年“建设美丽乡村”、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党中央对我国乡村建设提出的新方向与新要求，丰富并完善了乡村建设的内涵与思路。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出重点部署；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相较以往乡村建设相关部署，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更加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也更加顺应亿万农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宜居”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特征的重要回应，“宜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特征的重要途径，而“和美”则是“物质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特征的积极实践。^{〔1〕}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十五五”时期乃至未来较长时期内，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前进方向，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

内容。新发展阶段，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还面临不少新形势、新问题，亟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因此，厘清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时代特点，系统把握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文献梳理及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之后，自上而下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行动予以推动，取得明显成效。与此同时，学术界围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从内涵、意义、现实问题及推进路径等方面开展大量研究。

1.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内涵

学术界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内涵，虽有所差异但本质上都认为是遵循“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生产、生活以及生态三方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与对策研究”（编号：23BJY184）、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者资助计划”项目“粮食安全背景下农业的绿色发展研究”（编号：XC2023001）、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基础项目“气候变化背景下农业农村绿色发展能力提升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万凌霄同时系重庆社会科学院重庆城乡融合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与本文通讯作者。

面,兼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从而实现人、物、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现代化。^{[2][3]}部分研究认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整体上包含城乡关系、产业发展、经济生态、村庄治理、公共服务、多元主体以及共富发展之“和”,是在满足农民群众物质与精神生活需求基础上,实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以及组织全面协调的乡村。^{[4][5]}也有研究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拆分为三部分讨论,认为是“宜居”“宜业”以及“和美”内涵的并行叠加。从“宜业”视角看,应夯实乡村发展的产业支撑;从“宜居”视角看,应顺应乡村发展规律,补齐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从“和美”视角看,应以优秀乡村文化为魂,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6]

2.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意义

当前,农村发展仍滞后于城市,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顺应城乡融合发展趋势的必然举措,也是推动乡村建设升级以及应对外部风险的必然之举。^{[7][8]}部分研究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研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必要性,主要关注三重维度:第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能够带动产业发展、实现农村生活条件现代化、推动农民就近就业创业、营造乡风文明氛围,从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9]第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聚焦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目标,将“和”的内涵内嵌于乡村建设中,实现乡村生活形态新转变,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所在。^[10]第三,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能够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带动农民就业增收、推动经济发展,不断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11]

3.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存在的现实问题及推进路径

近年来,我国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建设、农村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在人居环境质量不高、三产融合程度较低、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存在差距、乡村治理效能有待提升等突出问题。^[12]浙江省“千万工程”经验表明,乡村建设需要正确处理绿色发展与协调发展、整治村庄与经营村庄、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等关系,必须紧紧围绕民生需求,统筹乡村物质文明

丰富和精神文明富足,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布局,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并推进乡村精神文明迈向新高度。^[13]从实现乡村振兴视角看,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阶段性目标,是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的成果,是“物”与“人”都实现现代化的阶段。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需要确保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生态的良性循环,^[14]这也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内涵。从发展理念视角看,新发展阶段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需要秉持绿色发展、协调发展、融合发展理念,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除注重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条件及人居环境等“硬件”改善外,也要提升乡村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等“软件”水平。^[15]从农民主体性地位视角看,农民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主体,在推进乡村建设中,需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循序渐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16]

已有文献对本文研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但较少结合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内涵,分析乡村建设面临新形势,深入剖析现实障碍并提出系统性推进路径。因此,本文拟回答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涵是什么、“宜居”“宜业”“和美”具有哪些维度特征以及三者间理论逻辑是什么?二是新时代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呈现哪些时代特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也应清楚认识到,当前农村发展不断出现新问题、新特点,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必须充分考虑时代特点,采取有效措施才能取得预期效果;三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面临不少现实困境亟待破解,系统剖析当前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障碍及其成因,才能探索适宜发展路径。

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内涵特征及内在机理

1. 内涵特征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对乡村建设价值与内涵的再审视,是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社会的集中体现,涵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多个方面。^[17]我国乡村建设经历了从“富丽乡村”“美丽乡村”“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演进,致力于推动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全方位提

升。“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18]因此，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不能孤立看待，而应将其置于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与城乡关系重构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系统性探讨。这一视角决定了其内涵与物质基础、实现对象及实践内容紧密关联。

从物质基础看，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需要高质量乡村经济作为支撑。现实中，经济发展好的乡村，农民则更加富裕、生活质量更高。如，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农村发展仍有较大差距，农民增收渠道、生活条件、居住环境、基础设施等都有较大异质性，去除资源禀赋、历史因素外，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乡村建设情况的关键点。从实现对象看，农业、农村、农民分别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实现主体、场域和基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需将三者统筹考虑。第一，农村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现场域。城市与乡村发展密不可分，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乡村依托其独特自然、文化等元素与城市元素有机融合，并成为城市产业梯次承载、细分领域业态分流的载体。^[19]第二，农业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根本。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进过程中，农业发展程度决定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底色。第三，农民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现主体。农民既是乡村建设的参与者，又是受益者。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乡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约为三分之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需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不断提升农村生活质量，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从现实内容看，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有机统一。随着农村经济水平提升与精神文化日益富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呈现多元化趋势，涵盖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多个方面，包括稳定收入来源、良好居住条件、优美生态环境、全面社会保障、多元文化建设等。

2. 内在机理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一个涵盖“宜居”“宜业”“和美”三重维度的整体性概念，其内涵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发展要求，同时构建了“经济基础—空间载体—价值内核”的有机整体。其中，“宜业”作为物质生产维度，聚焦产业动能培育，侧重于生产；“宜居”作为空间实践维度，

承载生产生活功能，侧重于生活；“和美”作为价值维度，侧重于社会和文化。三者既各有差异，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其动态演化遵循经济基础支撑空间优化、空间优化反哺价值塑造、价值认同反作用于产业升级的路径，形成互为条件的闭环结构，为我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所需的农业生产与乡村生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20]

(1)“宜业”是“宜居”“和美”的物质基础。一方面，作为乡村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宜业”强调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和就业机会增加。^[21]产业振兴是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关键。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通过推动农村三产融合、创造新产业新业态、延伸农业产业链条等，能够创造多元就业岗位，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从而夯实物质基础，提升生活质量。产业升级往往伴随着技术进步、生产方式变革、生产效率提高，能够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加大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从而优化乡村功能，推动乡村从单一生产空间向兼具发展活力与生活功能的复合体转型。另一方面，乡村产业发展能够带动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使小农户通过土地入股、务工参与等获得持续性收益，既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又营造农民身份认同感。此外，通过挖掘乡村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既可以激活文化资本、强化村民文化认同，又能打造就业场景重构乡村社会网络，催生互助组织与新乡贤群体，为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

(2)“宜居”是“宜业”“和美”建设的重要保障。一方面，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升级能够为城市人才下乡、农民返乡就业提供物质基础和服务保障，通过人才回流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使宜居空间转化为宜业发展的“孵化器”。宜居环境能通过“产居融合”重构产业生态，不仅构建了乡村美丽宜居空间，还不断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康养旅游等生态经济发展的优势，实现生态与经济的正向循环。^[22]另一方面，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不断优化，既保留了各具特色的村庄风貌，又使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布局满足乡村发展现实需求，推动农村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提升农村居民满意度与认同

感。^[23]此外,村庄风貌提升与乡风文明建设形成文化共振,既延续了乡村文化根脉,又催生了农文旅融合新业态,使宜居环境成为凝聚社群共识、调节社会关系的黏合剂。

(3)“和美”是“宜居”“宜业”建设的现实表征。“宜业”是物质基础,“宜居”是生活条件,二者相互作用外化为“和美”。精神文化维度上,村民在共建共治中形成的互助网络,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信任成本,不仅使土地流转、农业生产等经济活动更具效率,还能通过乡规民约等实践培育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发展共同体,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美丽乡村维度上,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农房改造提升等居住环境改善能够形成乡村美丽居住环境;通过挖掘乡村生态、文化等资源,不仅能够深化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还能够带动生态农业、休闲农业、创意农业等产业发展,既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又形成美丽乡村人文风貌和居住环境,推动农村走上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道路。^[24]

三、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需要把握农业农村发展新趋势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我国乡村发展步入了快车道。通过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改善,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居民文明素养整体提升,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新发展阶段,农村社会呈现出若干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是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现实基础。

1. 乡村人口结构矛盾发生深刻变化

近年来,我国城乡人口流动更加频繁,乡村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老龄化、女性化、单身化等现象日益加剧,带来乡村人口三个转变:一是从安土重迁的“乡土中国”向主动流动的“迁徙中国”转变。安土重迁的乡土社会观念开始淡化,人口迁徙更加频繁、规模不断扩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达3.76亿人,较2010年增加69.73%。二是从由乡到城单向流动向城乡互动双向流动转变。虽然农村人口外流态势仍在持续,但伴随农村就业创业机会增多,出

现农民工外流与返乡并存现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外出农民工1.77亿人,返乡农民工达到1.21亿人,返乡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比重为40.6%。三是从几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向空巢独居的家庭结构转变。《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2021》显示,乡村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达到23.99%,超过“老龄社会”标准。同时,受婚育观念、区域婚姻风俗等因素影响,农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光棍男”,这可能会成为未来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2. 乡村产业呈现融合发展新态势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乡村资源价值形态发生深刻变化,乡村产业发展呈现出更大空间,越来越多城市资源要素流向乡村,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呈现出新特点。一方面,特色产业发展壮大、产业链条逐步延伸。近年来,各地通过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特”“一县一业”,把乡村“土特产”逐步变成富民增收“大产业”。《中国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我国农业特色产业第一产业规模达到9.7万亿元,对农民增收作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农业多功能性得到挖掘。乡村生态、气候资源日益受到城市居民追捧,乡村生态旅游、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趋势更加明显。截至2022年底,全国休闲农庄、观光农园、农家乐等达到30多万家,年营业收入超过7000亿元。^[25]

3. 数字化成为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农业农村发展已经进入了现代化与数字化的历史交汇期,数字技术正在全面重塑农村生产生活形态和乡村发展动能,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撑。一是数字技术正在全面引领乡村生产力变革。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深刻改变农业形态,智慧农业快速发展,无人机、种植养殖监测系统数字化工具正在成为农民手中的“新农具”。《2023中国乡村数字化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1月,农村地区手机用户规模达2.9亿,移动互联网普及率为56.9%。二是数字技术正在全面引领乡村消费扩容提质。随着数字技术在消费领域的深入应用,农村电商、直播带货、流量经济等新业态活力显现,农副产品销售渠道极大

拓宽。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49万亿元。三是数字技术正在全面畅通城乡要素流动。通过构建农用地交易数字化网络、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等,提供更加灵活、便捷的金融服务,缓解涉农生产融资难问题,畅通了城乡要素双向流通渠道。

4.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实现共同富裕支撑作用更加突出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更好满足乡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必须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础上推动共同富裕,缩小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乡村之间以及乡村内部之间差距。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缓解相对贫困的重要基础,也是适应集体所有制演进规律、顺应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各类新型经营模式发展对农村资产资源增值的促进作用更加凸显。截至2021年底,全国镇、村、组三级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达8.22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3.74万亿元。^[26]同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协同赋能,通过不断完善股权化经营、资产化运营等机制,激活农村各类生产要素,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0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纳入全国名录系统的家庭农场分别超过214万个、400万个,半数以上家庭农场年经营收入在10万—50万元。

5. 乡村基础设施和精神文明建设发生极大改变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农村改革40多年来,农村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农村人居环境都得到了有效改善。且伴随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文化振兴得到普遍重视,有效推动了乡村移风易俗和乡风文明建设,农村居民精气神明显提升。一方面,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持续推进路、水、电、气、物流、通信网络等建设,初步形成农村基础设施全覆盖网络。乡村人居环境持续优化,2023年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73%,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到40%以上,生活垃圾得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保持在90%以上。^①乡村公共服务便利性不断提升,截至2022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本科以上学历专任教师占比76.01%,乡镇卫生院3.4万个,村卫生室58.8万个,基本实现乡村全覆盖。^[27]另一方面,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日益迫切。乡村文化供给仍是短板,娱乐文化生活较为单调,导致一些地区群众以坝坝舞、棋牌等娱乐为主。此外,巨额彩礼、网络赌博等恶俗观念和外来不良风气,也对乡村移风易俗和乡风文明建设产生不良影响。

6. 乡村发展趋势对乡村治理提出更高需求

乡村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受乡村人口、产业、组织、技术等因素叠加影响,乡村治理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乡村治理主体更加多元、治理方式更加复杂、治理任务更加艰巨等特点日益突出。当前,农村社会处于深刻变化和调整时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如土地和农房流转、村庄环境治理、集体资产增收、老人养老等多元化新需求层出不穷。基层党组织成员年龄偏大,文化程度普遍偏低,难以有效应对乡村治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原有的治理手段不再适应城乡融合发展之下的乡村治理,尤其在乡村人口结构、财产权利、利益关系等快速变动情况之下,传统的自治、宗治、人治等治理手段可能失效,乡村治理能力仍需进一步提升。

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需要破解的现实困境

我国农村地域广袤,地理地貌、生态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民风民俗都存在着明显差异。当前,推动农村产业发展与生活改善,实现与乡村振兴衔接仍面临较大挑战,距离农村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农民过上更加富裕更加美好的生活有相当大差距。

1. 困境之一:如何应对乡村人口结构矛盾深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与公共服务压力

随着社会变迁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农村人口在

^①参见《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取得新成效》, <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40228/269387267e6643afad963b714c24a651/c.html>。

农村“推力”与城镇“拉力”双向作用下大规模向城镇流动,农村“空心化”问题显著。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乡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重为34.8%。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总数较2010年增长约5.4%,但乡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却下降了14%,未来仍会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农村“老龄化”问题显著,对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需求激增,但乡村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不足。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仍以家庭养老为核心。《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数据显示,我国养老床位数823万张,难以满足近3亿老龄人口需求,覆盖农村养老床位则更少。此外,农村医疗资源仍有不足。《中国统计年鉴2024》显示,2023年,农村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为6.52个,相较城市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西部地区差距更大。部分村庄虽然有卫生室,但诊疗仪器不全、医疗资源和人员短缺,难以满足群众就近就医需求。

2. 困境之二:如何突破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瓶颈与“土特产”低附加值困境

乡村产业呈现小农经济主导化、三产融合表象化、特色产业初级化特征。我国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小农户数量庞大,约有2.1亿户,占农业经营户总数的98%以上,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28] 尽管基层基于各地特色资源和优势产业,探索差异化乡村产业发展模式,但由于规模化经营不足、新型经营主体带动作用发挥有限、联农带农机制不完善等因素,农业经营主体对新产业新业态开发能力不足,乡村产业发展“小、散、弱”发展格局未根本转变。一方面,产业融合层面依然停留在种植业、养殖业环节,全链条、特色化、品牌化不足。《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4》显示,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的比值仅为2.52:1,与发达国家3.5:1的水平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另一方面,特色产业培育存在初级化倾向,产品同质化严重,难以匹配消费需求变化,缺乏市场竞争力。各地对农耕文化、民俗资源挖掘不充分,导致特色产品创意不足,难以形成品牌效应。^[29-31]

3. 困境之三:如何弥合城乡数字鸿沟与提升农村数字化应用能力

尽管数字技术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新动

能,但城乡数字化差距仍然显著,乡村面临“数字鸿沟”与“治理贫困”的困境,^[32]制约了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一方面,城乡区域数字覆盖差距大。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85.3%,而农村仅为65.6%,相差近20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在获取信息服务、参与数字经济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数字乡村建设呈现“东西差距”,东部沿海地区凭借经济优势和人才集聚效应,数字乡村建设成效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则受制于资金、技术等因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33] 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数字化滞后。农田水利、智慧灌溉等生产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现代农业急需的精准农业技术、智能监测设备等应用推广缓慢;农产品供应链数字化改造滞后,冷链物流、加工仓储、农产品电商等配套体系尚不完善。^[34]

4. 困境之四:如何优化乡村规划布局与壮大经营性资产

尽管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质量有所提升,但实践中常出现集体经济组织“建而不用”“建而未用”问题。^[35] 一方面,乡村布局缺乏规划衔接及整体统筹布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共有3.86万个乡镇,村镇数量众多且差异极大。一些地方城乡建设规划未充分考虑乡村发展功能定位,也未统筹考虑乡村人口、产业以及生态空间,导致村庄规划相对滞后。此外,部分村庄规划仅基于各项工作要求,没有认真调研、系统分析,缺乏村民广泛参与,致使村庄规划科学性不强、难以实施。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经营性资产占比低,村集体“空壳化”现象仍然存在。部分村庄因历史原因缺乏集体用地,难以通过资产运营增收。一些乡村在改革开放之初,将集体资产都分配到了农户,尤其是没有保留村集体用地,造成不少地方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中集体经济经营性资产不足,加之建设用地约束,乡村产业发展受限,拉大了区域发展差距。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截至2020年底,全国清查核实农村集体账面资产7.7万亿元,经营性资产不足60%。其中,东部地区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达64.6%,而中部、西部、东北地

区分别仅占21.3%、11.7%、2.4%。^①

5. 困境之五：如何平衡基础设施“硬件”与精神文明“软件”建设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农村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硬件”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精神文明建设这一“软件”却相对滞后，导致乡村社会出现物质富裕而精神贫乏的失衡现象。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冲击和城乡文化交融，传统价值观念受到挑战，一些不良社会风气在乡村滋生蔓延，成为阻碍和美乡村建设的深层次难题。一方面，“天价彩礼”持续盛行，部分农村地区婚嫁成本巨大；人情攀比之风加剧，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导致“因礼返贫”现象频发；短视频平台上的低质内容泛滥，部分农民沉迷“手机依赖”；赌博现象屡禁不止等问题，都成为新时代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难点。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形式单一，难以满足农民多元化精神需求。乡村文化供给仍是短板，娱乐文化生活较为单调，受限于文化资源匮乏，许多地区农民日常娱乐仍以“坝坝舞”、打牌聊天为主，缺乏高质量的文化消费选择。部分乡村虽建有文化礼堂、农家书屋等，但内容陈旧、形式单一，难以吸引农民参与，导致“建而不用、用而不活”现象普遍。

6. 困境之六：如何创新乡村治理模式以适配多元主体协同需求

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体系正面临传统治理模式失效与数字化转型滞后的双重困境，呈现出明显的“过渡型”特征。^[36]随着乡村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传统“乡政村治”模式已难以适应治理现代化需求。从传统乡村治理层面看，基层党组织老龄化、能力不足，乡镇政府权少责多，治理手段和资源有限，处于“上面压、下面顶”的状态；一些地方基层党组织管理松散，组织生活不规范，存在党员参与意识不强、参与率低等问题；村委主要负责人缺乏带领农民从事乡村振兴的能力，运用新手段、新技能的能力不足，习惯于以“经验”为主、靠“面子”办事，不能适应乡村治理的时代新要求。从数字乡村治理层面看，由于数字赋能过程中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的冲突以及数字技术变革与乡村治理制度变革相互碰撞的张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存在数字技术能力与制度容量之间的脱嵌，致使“制度悬浮”与“制度滞后”频发，^[37]治理效能低下。^[38]

五、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推进策略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不能就乡村论乡村，需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顺应人口变化趋势，“以需定供”统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动农村具备现代化生产生活条件，实现乡村建设从“补齐短板”到“功能跃升”转型升级。

1. 注重把握农村变化趋势和遵循乡村建设规律，增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适度超前性

应顺应人口、村庄变化趋势，完善农村教育、医疗、养老体系等，统筹县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加快提升乡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一是以县城、城镇为关键节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等向郊区乡村和规模较大的中心镇延伸，促进区域人口、产业、公共服务等有效集聚与空间重组，构建多中心带动、多层级联动、多节点互动的区域发展格局。二是根据人口变化趋势优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完善村内适老化设施。以县为单位完善教育资源布局，提升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以及消防、安全等管理水平，在农村人口流出地区，办好公办乡镇中心学校和必要乡村小规模学校。三是改善村级公共服务条件，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服务圈”建设，基于现有设施场地，改造提升文化广场、农家书屋、体育设施等公共文化服务场所，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 注重把握产业融合趋势和市场化运作规律，提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内生动力

一是壮大县域经济。承接适宜转移产业，支持主产区依托县域形成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增加农民就近就业岗位。建立健全“一县一业”发展机制，通过加强产业发展规划、完善政策配套措施等，引导各地优化经济发展布局、推动优势产业集群集约发展。二是深化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变革。统筹推进农村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三块地”改革，创新城乡产业链分工模式，通过推广乡村车间、产业共同体等方式，鼓励城市高附加值产业环节下乡，带动乡村群众就近就业创业。

^①参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咋发展？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303/14/t20230314_38441450.shtml。

三是创新乡村生态资源增值手段。充分考虑我国各区域资源禀赋差异以及区位条件,深入挖掘当地特色生态资源、文化旅游底蕴等优势,探索推广“林票”等资源交易模式,通过碳排放交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机制推动生态资源“变现”。

3. 注重把握数字化转型趋势和乡村建设需求,推动数字乡村建设

应持续推进数字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有机结合,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宽带通信网、移动互联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发展。一是加快乡村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推动农村地区水利、公路、电力、冷链物流、农业生产加工等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推进智慧水利、智慧交通、智能电网、智慧农业、智慧物流建设。二是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种植业、种业、畜牧业、渔业、农产品加工业全面深度融合应用,打造科技农业、智慧农业、品牌农业。推动互联网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发展创意农业、认养农业、观光农业、都市农业等新业态,促进游憩休闲、健康养生、创意民宿等新产业发展,规范有序发展乡村共享经济。三是推动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建立涉农数据要素平台,推动农业农村大数据资源整合。建立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实现医疗、教育、社保等服务数字化覆盖。

4. 注重把握农村改革趋势和共同富裕目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一是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激活集体经济组织资源,将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户,集体收益按股份或按份额分红,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二是做大集体经营性资产。支持财政资金以股权方式注入,引导和鼓励农户以农地、农房、农园等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股份合作经营或资产托管服务,实现村内资源资产统一管理和集约化利用。三是创新农村集体经济运营模式。继续深化村企合作机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利用集体资源入股参与企业经营,支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用自然山水资源、历史人文资源、特色农业基地资源等发展乡村旅游业。

5. 注重把握价值重塑趋势和精神文化需求,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一是加强美学引导与设计赋能。通过乡村建设

和乡村治理的融合推进,将人居环境整治与新产业新业态培育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社群经济、培训经济、乡愁经济、生态经济等,积极探索“看得见”的乡村和“看不见”的乡村的有机统一。二是传承好优秀乡村文化。遵循艺术产业发展规律,深入挖掘民间艺术,繁荣乡村文艺创作,实现乡村文化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三是打造乡村文化品牌。借助互联网、大数据、新媒体等平台,盘活地方红色文化、民俗文化、生态文化等资源,创造一批富有特色的文化品牌,让传统村落、手工技艺、民俗活动等蕴含乡土文化气息的载体“活起来”。

6. 注重把握多元共治趋势,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系统协同性

一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紧紧抓住党建引领这个“牛鼻子”,把党支部作为乡村治理的“主心骨”,把党员作为乡村治理的“主力军”,打造具备适应和引领现代化能力的新时代变革型组织,注重在农村创业的“新农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中选配村社干部,让村社干部成为老中青结合、管理实用创新人才聚集、创造力凝聚力强的乡村治理团队。二是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创新乡村人才精准培育模式,构建柔性引才机制,推动各类人才培养计划和项目向乡村倾斜,制定配套政策,引导各类人才服务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三是支持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治理路径。强化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功能,推动乡镇扩权赋能、夯实村级基础,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推广“志愿者+信用赋分”、基层权责清单、“三治结合”制度创新等治理新模式,构建一站式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参考文献:

- [1] [15] 吕捷,赵丽茹.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J].学习与探索,2023,(08).
- [2] [17] 胡春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N].人民日报,2022-11-15.
- [3] [7] 豆书龙,朱晴和,李越.农民视角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1).
- [4] [10] 黄祖辉.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在“和”字上做文章[J].农村工作通讯,2023,(05).
- [5] [6] [9] 张红宇,周二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现实基础与实践路径[J].中国农村经济,

2023, (09) .

[8] 彭超, 温啸宇. 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J]. 中国发展观察, 2022, (12) .

[11] [12] [16] 高鸣, 郑兆峰.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J]. 中州学刊, 2024, (02) .

[13] 李向群, 张月梅.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内涵与路径 [J]. 经济师, 2023, (12) .

[14] 芦千文. 新发展阶段深化农村改革的攻坚任务和战略谋划 [J]. 重庆社会科学, 2025, (03) .

[18]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 2022.

[19] 孟德才, 刘知宜. 和美是中国式的乡村价值追求 [N]. 农民日报, 2022-11-17.

[20] 高杰, 苏艺, 付尧.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科学解析、生成逻辑与推进战略 [J]. 农村经济, 2023, (03) .

[21] 李福夺, 尹昌斌.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J]. 环境保护, 2024, (09) .

[22] 李军, 张晏齐. “千万工程”经验助推乡村建设的历史逻辑与实践路径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02) .

[23] 徐亚东, 张应良.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优化——基于需求度和满意度的IPA分析 [J]. 农村经济, 2024, (05) .

[24] 孙业红, 武文杰, 宋雨新.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研究 [J]. 西北民族研究, 2022, (02) .

[25] 常钦. 挖掘产业优势推进乡村振兴 [N]. 人民日

报, 2023-03-27.

[26] 徐向梅.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N]. 经济日报, 2023-03-09.

[27] 张海鹏. 加快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N]. 经济日报, 2024-03-30.

[28] 张铁军. 如何破解“大国小农”之困 [N]. 学习时报, 2024-06-26.

[29] [34] 蓝红星, 畅倩. 农业强国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 内涵特征、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 [J]. 农村经济, 2024, (02) .

[30] 万凌霄, 杨果. 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堵点与路径 [J]. 农村经济, 2024, (05) .

[31] 杨果, 万凌霄, 张莉. 以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及推进路向 [J]. 改革, 2024, (12) .

[32] [37] 杨敏, 郑岩. 整体性智治: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新范式 [J]. 农村经济, 2024, (11) .

[33] [38] 孙迎联, 贾海刚. 数字乡村建设助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价值逻辑、现实图景与优化路径 [J]. 农村经济, 2024, (11) .

[35] 郑庆宇, 尚旭东. 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集体经营: 历史演进、实践问题与发展定位 [J]. 农村经济, 2025, (01) .

[36] 王杰, 丁志刚.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理论内涵、演化逻辑与实践启示 [J]. 农村经济, 2023, (10) .

责任编辑: 郑 棣
校 对:

Construction of Livable, Business-friendly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YANG Guo HU Xiaoyan WAN Lingxiao

Abstract: Building livable, business-friendly,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is a key priority for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as well as a crucial component of advanc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constructing a livable and beautiful countryside requires a precise 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r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an in-depth analysis of emerging trends, including shifts in population structur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igitization, collective economy,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governance models. To address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labor shortages, industrial integration bottlenecks, and the digital divid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livable, business-friendly,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should be proposed. These include ensuring appropriately forward-looking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endogenous rural growth momentum, enhancing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expan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enriching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and establishing a systematic and coordinated rural governance framework.

Keywords: Livable, Business-Friendly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Rural Revitalization; Practical Challenges; Promotion Strategies